

文海

西樵之西樵也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

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

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

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

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

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西樵之名，始於南朝。

宣講博聞錄 (三) 爲代主

西樵雲泉仙館

編

現社金

廣東省立圖書館



嶺南之西樵也

世之西樵也當湛子講席五

中大科之名幾與嶽麓白鹿鼎峙故西樵

山西樵 宣講博聞錄 (三) 為代

佈于珠三角各地是 西樵雲泉仙館 編 出現社會

務本業以定民志

朕惟上天生民。必各付一業。使爲立身之本。故人之生。雖智愚不同。強弱異等。莫不擇一業以自處。居此業者。皆有本分當爲之事。藉以有利於身。藉以有用於世。幼而習焉。長而安焉。不見異物而遷焉。此孟子之所謂「習焉長而安焉」也。

聖祖仁皇帝之所謂本業也。惟茲本業實爲先務。凡爲士農爲工商。以及軍伍。業雖不同。而務所當務。則同也。夫身之所習爲業。心之所向爲志。所習既專。則所向自定。書曰：功崇惟志。業廣惟勤。蓋業與志。

宣講博聞錄

務本業以定民志
第十條

一

本相須而成也。但恐日久而生厭。舍舊而圖新。或爲浮言所動。或因際遇未通。一念游移。半途而廢。作非分之營求。生意外之妄想。究之朝夕營營。不恆其德。資生寡策。歷久無成。而志遂以荒。而業遂以廢矣。夫業每荒於嬉。而必精於勤。志貴奮於始。而尤勵於終。朕樂觀爾之成。不忍見爾之廢也。爲士者。謹身修行。矻矻窮年。服習詩書。敦崇禮讓。退爲有本之學。進爲有用之才。爲農者。春耕秋斂。不失其時。搏節愛養。不愆於度。先事以備。水旱如期。而輸稅糧。使地無餘利。人無餘力。工則審四時飾。

六材日省而月試。居肆而事成。商則通有無。權貴
賤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務體公平。勿蹈欺詐。若夫
身列行陣。行陣卽其業也。弓馬騎射。操練之必精。
步伐止齊。演習之必熟。屯田則事墾闢。守汛則嚴
刁斗。備邊則險要之宜知。防海則風濤之宜悉。庶
幾無負本業矣。夫天下無易成之業。而亦無不可
成之業。各守乃業。則業無不成。各安其志。則志無
旁騖。毋相侵擾。毋敢怠荒。習於勤劬。勿貪夫逸
樂。寧安於樸守。勿事乎紛華。熙熙然土食舊德。農
服先疇。上利器用。商通貨財。兵資捍衛。各盡乃職。

各世其業。上以繼祖宗之傳。下以綿子孫之緒。富庶豐亨。游於光天化日之下。以仰答

聖祖誥誡之殷懷。以克副朕休養之至意。願不共享其福歟。

博聞十集

聖諭第十條務本業以定民志

果報目錄

雪糕石餅

白飯成金

安貧發福

守正興家



宣上請擇

第十條

三

<p>宣上請擇 第十條</p>	<p>宣上請擇 第十條</p>	<p>宣上請擇 第十條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十條博聞錄

總論

聖諭廣訓曰。故人之生。雖智愚不同。強弱異等。莫不擇一業以自處。然士農工商之業。以士爲四民之首。何也。孟子曰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。惟士爲能。重其人。實重其操也。卽農工商賈。天旣付一業。與人以自處。則爲身家之本。品節之歸。惟有真力量。真操守。經畫其中。斯能無虧本業。故雖匹夫匹婦。極而至微至弱。至窮至苦之境。而神明鎮定。偏得於微弱窮苦之地。以顯其奇。原其志。不敢奢望富貴。而

宣講博聞錄

第十條

富貴自來不敢妄期。繁昌而繁昌自至。可知志在
福而修德者。其福猶淺。志不在福而立德者。其福
靡涯也。

雪糕石餅

廣東韶州府英德縣有孀婦洗氏。字麥家。方孕。而夫歿。村邊有石神甚靈。婦朝夕往禱。祈得男。以保宗祧。果生子。名之曰石生。蓋韶州俗。習生子。輒契神。如契社。名社生。契華帝。名華生。婦禱石而獲子。名其子曰石生。祈石以保長生之義。第家計蕭條。惟種茶刈草以度活。子五歲。其母猶屢挑之嫁。婦指其子掩淚而言曰。麥氏兩世。祇此熒熒。吾不忍作負心者。後買鄰村李家孩女。以爲媳。母知其志不可奪。惟媳僅四歲。未離襁褓。婦日出而作。負媳以往。日入而息。負媳以歸。獨留子在家。每當操

作歸來見子已倚望於門形影獨立婦摩挲灑涕謂其
子曰兒得毋饑乎吾非愛媳而不愛汝吾愛媳實所以
愛汝也見者爲之動憐婦貧苦不堪自食糟糠必飯以
飽其子媳

夫歿子幼家貧已屬大不幸况母奪其志非洗婦柏
舟獨矢何難絕夫之嗣致先祖之血食無依乃甘苦
節撫孤尤先買媳以堅其守節孝智仁兼盡殆女中
之君子人與

迨兒媳稍長婦結廬道左使兒媳煨粥賣茶日獲微貲
頗供朝夕更教兒媳製雪糕荳餅異味出于尋常媳名

雪巧于糕子名石。精于餅。雪糕石餅之名聞于道路。茶廬日盛。婦又于廬外結瓜棚。豈架使門前流水。綠葉成陰。一時來往者多。駐足其間。爭解杖錢。呼茶當酒。總李氏年方十六。婦遣當鑪。時有黃本立者。家富厚。與相士湯丙沾爲友。黃嘗娶兩妾。無子。黃謂湯曰。君能相天下士。盍爲我擇一妾。湯丙沾曰。吾於茶廬中見女子美而福厚。君若得爲小星之佐。必獲佳兒。黃曰。可得見乎。湯約翌日與之偕往。及至廬。黃見李女殷勤奔走。果性情敦厚。舉止端莊。而一貌如花。雖裙布荆釵。絕不類寒家女。黃茶罷歸。謂湯曰。君能執柯。當重貲以謝。湯諾之。翌

日湯復到茶廬指李女謂洗氏曰。令媛年方幾何。曾許字否。洗氏曰。此吾媳也。年二八。尚未與子成婚。湯初疑爲洗氏女。及聞是媳。心失所望。然利黃許謝冰之金。乃復謂洗氏曰。吾有友欲求令媳爲妾。嫂嫂肯讓。他百金所不惜也。洗氏曰。貴友既有妻而尙求妾。吾兒可獨無妻乎。湯曰。嫂獲重金。更何難別娶。讓彼何傷。洗氏曰。旣貴友肯捨重金。天下多美女。奚必區區弱媳。湯知洗氏不可搖轉以利言動之。曰。吾友黃本立家豐饒。嫂所知也。嫂能順其情。彼必能庇蔭于汝。嫂嫂三思之。洗氏曰。賣媳而求富。逆理非所安。吾夫死而孀居。自知命薄。尙不

能受夫之福以終其身。而冀受他人之蔭。尤非敢奢望也。湯復以危言動之曰。吾相嫂嫂之貌。近有非災。能順吾言。吾當爲解厄。婦曰。禍福由天。既有凶災。卽先生豈能爲力。湯丙沾語塞。歸見黃本立曰。李雪蓋伊媳。非女也。吾爲許百金。求讓爲君妾。婦竟堅辭。君欲得之。除非罹其雄。而網其雌耳。黃問何義。固不解。湯曰。設計陷其兒。則婦必可得。黃悚然曰。娶妾以求子耳。謀孀婦之子而求子。此念已折福多矣。君子曰。一行有失。百行俱傾。此語吾不忍聞。請勿復言。黃掩耳而退。湯面赤。

洗氏率子婦賣茶于廬。求免刈草栽茶之苦耳。不意

幸得佳婦。非黃本立存心忠厚。幾爲惹蝶之媒。不亦殆哉。從來奇異之姿。多爲造物所忌。卽此可悟其機。况女子乎。可爲閨門不謹者戒。

惟洗氏自湯丙沾歸去之後。于燈下設言以試媳。曰。今日有相士爲媒。願許百金。求聘汝與伊友爲妾。汝肯則衣食無憂。可乎。媳曰。富貴非吾願。祇知終身以事姑耳。姑利百金以嫁我。豈知金有盡日。媳嫁難回。恐悔追莫及。洗氏喜其堅志。倍珍愛之。不意旬日之內。夜被醜惡數輩掠媳而去。婦終夕呼號。詰朝奔投族人。查訪無迹。族使婦鳴官追緝。官以賊不掠財而獨擄其媳。心自駭。

疑。乃謂婦曰。汝草舍孤零。夜難防備。不應住媳于其間。洗氏曰。吾偕子婦。日作糕餅賣。茶爲食。業于斯。不得不宿于斯。叩乞原宥。官問曰。汝媳被擄之夜。廬中有外人借宿否。婦言無之。官曰。歹人掠汝之媳。在一夜。而窺伺已在平時。然則日間會有踪跡可疑者。到汝廬否。婦曰。茶廬中往來不少。良莠難分。然旬內會有湯丙沾者。願許百金。求吾讓媳與伊友爲妾。再三苦問。吾已堅辭。伊說相吾之貌。近有非災。能順彼求。當爲解厄。然湯丙沾常到廬喫茶。觀其行爲。本屬文雅。究其品行。則良歹難知。官退堂。卽傳役究問。湯丙沾何人。役稟以江湖相士。

雪糕石餅